

芥川龍之介〈地獄變〉中的主權與空間

王綉線

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講師

摘要

對於地獄變屏風的由來及完成——崛川（horikawa）邑主為何命令良秀（yoshihide）畫地獄變？為何良秀目睹女兒燒死的喜悅等問題，先行研究有諸多之解釋。然筆者認為故事中的「虛／實」、「表／裡」敘述，鋪陳了整個作品。從屏風畫的空間構圖，與良秀與邑主對良秀之女主權之爭，兩者可探出：

- 一、愛女深切的良秀企圖以「華貴的嬪妃」改變身為「宮女」的女兒之命運，卻反使女兒被殺害。
- 二、崛川邑主藉良秀藝術之筆殺了良秀之女，瓦解良秀救女的念頭，藝術之筆變成犯罪之筆，但也成了紀錄犯罪之筆；良秀留下「藝術之最」、「藝術之罪」的屏風畫。
- 三、用途原是裝飾或是遮住不讓人看到內幕的屏風，其正中間因畫下肢解女性「空有」之罪特寫，其屏風的空間不再是單純的「虛幻」藝術空間，而是支解女性的「真實」記錄，這正是諷刺「君權」下的藝術品，。
- 四、良秀筆下「表面」上「醜惡的東西」源自人性「裏」之惡，因為「地獄變」屏風極致的藝術，才能表現出藝術之美與人性之惡的「表裡一體」，也就是「藝術中的醜惡之美」，以及現實與夢幻的「虛／實」之美。

關鍵字：地獄變、芥川龍之介、空間、主權、藝術至上主義

一、緒論

〈地獄變〉是芥川龍之介於191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代表作，小說內容敘述一位畫師良秀將藝術看得高於一切，但他只能畫親眼所見之物、或所夢之物，為精進畫藝，曾在路邊若無其事的素描屍體。驕奢淫逸的堀川城主救命良秀畫一扇「地獄變」屏風，但是良秀苦於畫不出一位宮女在烈焰中的痛苦神情，請堀川提供「點火燃燒的蒲葵車」，且車裡需坐著一位貴婦。最後堀川竟焚燒蒲葵車，車內裝著用鎖鏈捆綁良秀的女兒。良秀目睹女兒慘遭殘酷的火刑，悲哀、驚慌不知所措後，臉上露出佛悅(法悅)的神情，將地獄變屏風如期完成。眾人皆為屏風的莊嚴肅穆所懾服，然而失去愛女但仍完成畫的良秀，在完成任務的翌日晚上，在屋裡懸梁自盡。

對於地獄變的由來及完成——堀川城主為何命令良秀畫地獄變？為何良秀目睹女兒燒死的喜悅等問題，諸多先行研究都以「對城主的敬畏和對良秀的厭惡感」¹為定位，提出良秀之女被燒死時良秀的喜悅，以及良秀地獄變的完成，是良秀對繪畫上的「藝術至高主義」之態度²；或是認為「為了完成非凡的作品，不辭將靈魂出賣給惡魔」³。另一方面，

山崎甲一則提出「以濃密的『親子愛』為基調的悲劇」，完成的屏風是「父女兩人共同制作」⁴；而佐佐木雅發等則認為良秀藉由地獄變構圖及完成——女兒被燒死及自己一起燒死，讓自己及女兒能夠脫離彷彿如人生地獄的願望⁵。

關於地獄變的敘述者的「我」，芥川在給小島政二的書信裡提到「那個敘述者二種說明互相糾纏，變成『表面』跟『真心』，其中一個說明是公開的說明（中略）一個說明則是背地的說明，那否定了城主和良秀之女的戀愛關係（肯定其事實）。」⁶也就是故事敘述者敘述事情真相時，芥川利用敘述者內心的「虛」「真」的敘述技巧。筆者認為整個故事中「虛／實」、「表／裡」敘述鋪陳了整個作品。因此別於諸多先行研究，本小論主要將針對「地獄變」屏風畫的空間構圖，與「良秀與城主對良秀之女的主權」之爭，以其兩者之關連作為視點，探討整個故事中「虛／實」、「表／裡」的鋪陳，提出不同先行研究的看法及論點。

¹ 三好行雄，〈地獄變〉，《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筑摩書房，1976.9，98。

² 同註1，96；奧野政元，〈至上主義の「地獄變」〉，《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翰林書房，1993.9，185-210。

³ 同註1，91；秋山公男，〈地獄變--背徳の美と殉死〉，仙台：日本文芸研究会，《文芸研究》151(2001.3)：60-71。

⁴ 山崎甲一，〈《地獄變》の由来--父と娘二人の共同制作〉，東京：東洋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研究室，《文学論藻》70(1996.3)：118-154。

⁵ 佐々木雅發，〈「地獄變」幻想——芸術の欺瞞〉，《芥川龍之介 文学空間》，東京：翰林書房，2003，34-92。

⁶ 芥川龍之介，〈大正七年六月十八日付小島政二郎宛書簡〉，《芥川龍之介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97.4，219-220。

二、主權之爭

1. 畫師良秀

畫師良秀是堀川城主一位階級很低的畫師，服侍堀川城主，其畫藝精湛，深受堀川城主賞識。良秀有一女，性情溫和、美麗孝順，因此非常疼愛。「愛得簡直跟發瘋似的」，「但是良秀愛他的女兒僅是一味的愛，若說要招個好女婿的念頭，他做夢也沒有想到」⁷。這是敘述者對良秀這種對女兒喜愛，卻不嫁女兒的心，雖是種既疼愛又佔有的父權評論，但這也是如同上述，這是「對城主的敬畏和對良秀的厭惡感」⁸所發之言。

2. 堀川城主與畫師良秀

良秀身為本朝第一大畫師，當城主把良秀女兒提拔為小女侍時，良秀大為不服，當場向城主訴苦。良秀唯恐女兒被堀川城主納為小妾，一直希望堀川看在他的畫藝，還他女兒。所以良秀每當畫藝上受到堀川城主肯定時，寧願甘冒上犯堀川城主之險，提起「請你賞還我的女兒吧！」然而此事歷經四、五次，城主都不肯，並且不悅的離開。良秀每提一次，城主對良秀的眼光，也一次比一次地冷淡。就在良秀與堀川城主對

良秀女兒之爭，主從關係緊張到最高點時，堀川城主突然命令良秀畫一座「地獄變」的屏風。深知關係緊張的良秀，突然接到此命令，當然神經繃緊，全心認真作畫，五六個月都沒上府，因為良秀深知堀川城主這次給他很重大的任務，其背後與要回女兒是離不開關係，無疑是要分散良秀的注意力及瓦解良秀的要求，「父權制度」⁹下的紛爭由此展開。

3、藝術下的權力

良秀的大作「地獄變」，除了十殿閻王和他們的下屬，地獄場景，特別是罪魂中，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乞丐賤人，包括各種身份的人物——宮殿中的人、仕女、和尚、文官、武士、女童。從良秀所畫的罪魂，可以判斷他對人的罪意識是不分身分、階級。然而，他畫的任何事物不是親眼見過，就是夢中見到，否則就畫不出，所以要經常以實物臨摹。例如「地獄變」地獄的不動天尊火焰，是前年親眼看見一場火災，從中看見火焰地獄猛火中火花飛濺的景色；例如地獄的罪魂、鬼卒，是在夢中看見；被怪鳥追襲的人，則是他用鐵索捆

⁷ 〈地獄變〉中譯文引用樓適夷所翻譯的網路中文簡體版，但筆者有作少部份修改，為忠於日文原文，本小論全文僅列出日文原文出典。本引文請參見，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芥川龍之介全集》2，東京：ちくま文庫，2006，158-159。中譯本請參見，芥川龍之介，樓適夷譯，〈地獄變〉，2010年6月6日讀取〈<http://www.millionbook.net/wg/jjiechuanlongzhijie/000/009.htm>〉。

⁸ 同註1，98。

⁹ 關於「父權制度」定義與核心概念，上野千鶴子綜合各家定義後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論述。筆者僅列出該書論述中瀨地山角所提出之定義「基於性別，將權力分配給居優位之男性，同時角色分配也被固定化的關係與規範之總體」，說明本小論。參見上野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台北市：時報文化，1997；瀨地山角，〈家長長制をめぐって〉，江原由美子編，《フェミニズム論争——七〇年代から九〇年代へ〉，東京：勁草書房，1990，80。

著弟子，放貓頭鷹追逐弟子的臨摹景象。不分身分的罪意識是由人心認定，然被懲罰的痛苦則是因人為加工，並非真實之罪的痛苦，所以儘管良秀如何親眼目睹或是臨摹，「地獄變」圖上的痛苦、罪都是人為加上的，並非真實的「虛罪」。

但是就在良秀某天畫「地獄變」時的午睡中，他夢見女兒已墜入火燄地獄，並且有一弟子要以車接他到火燄地獄與女兒相見，此夢預告著他和他女兒將有不測的命運。且此惡夢似乎縈繞著良秀一陣子，所以有一天他突然要求弟子守在他旁，看著他午睡，不讓別的弟子進去良秀睡午覺之畫房。

「我想睡會兒午覺，可是最近老是做噩夢。」這話也平常，弟子仍舊調著顏料，漫然地應了一聲：

「是麼？」可是良秀顯出悄然的神色，那是平時沒有過的，很鄭重地託付他。

「在我睡午覺時，請你坐在我頭邊。」弟子想不到師傅這回為什麼怕做起夢來，但也不以為怪，便信口答道：

「好吧。」師傅卻還擔心地說：

「那你馬上到裏屋來，往後見到別的弟子，別讓他們進我的臥室。」¹⁰

就在良秀一睡，弟子聽到良秀夢中的對話。並且「好像看見一個朦朧的怪影，從屏風的畫面上蠕蠕地走下來」，頓時，良秀口中變成另一弟子之話，要

接良秀到地獄「她（良秀之女）在等，坐上這個車子來啊……坐上這個車子到地獄裏來啊……」¹¹，這段恐怖一幕嚇醒良秀。

因為這場不測之夢，所以良秀畫「地獄變」屏風時，時常獨自掉淚；畫不順利時，就像小孩子般抽搭鼻子。良秀一邊發狂似地一心畫屏風，一邊擔心他女兒受害，彷彿唯恐畫不好讓女兒受害；亦彷彿恐怕夢中預告成事實。

所以在這些時候的事情，也沒有甚麼值得說的。若要勉強說，只有一樁事：就是那個倔強的老頭兒，不知怎的，會變成軟心腸，在沒有人的地方常常獨自哭泣。而且有一天，一個弟子因為有些事走到院中時，師父正站在走廊上，呆望著冬盡春來的天空，眼眶裏是淚汪汪的。（中略），卻因為屏風畫得不稱心的這點小事，竟像孩子脾氣似的哭泣起來，豈不奇怪嗎。¹²

就在良秀擔心女兒之際，擔任故事敘述者的「我」，亦是服侍堀川邑府的下女的敘述者的「我」，剛好巧遇良秀女兒被非禮、奪門而出跌倒在地的一幕。從這一幕「我」問二次非禮的男生是誰？而良秀之女卻僅含淚不語，可以判斷出良秀之女受到不可言喻、不可告人的委曲。

姑娘差一點正撞到我的身上，一下子竄到門外去了，不知爲了什麼，

¹⁰ 川龍之介，〈地獄變〉，《芥川龍之介全集》2，東京：ちくま文庫，2006，165-166。

¹¹ 同註10，167。

¹² 同註10，176。

她還一邊喘氣，一邊跪倒地上，抬起頭來，害怕地望著我，身體還在發抖。（中略）閨女咬緊嘴唇，默然低頭，顯得十分懊喪。

我彎下身去，把嘴靠在她耳邊小聲地問：「這個人是誰？」閨女搖搖頭，什麼也不回答。同時在她的長睫毛上，已積滿淚水，把嘴閉得更緊了。¹³

雖然山口幸祐提出良秀之夢是一種預兆：真實世界的閨女已受污穢，良秀已無法救其女兒，所以良秀希望「以貴婦燒死，可說是含有救女兒的希望吧！其願望是種體驗猛火燒時的苦悶，因而得以淨化之願望」¹⁴，但就故事而言，筆者認為良秀無論知不知閨女受非禮與否，還是不影響良秀想從城主搶回閨女之心，並無山口幸祐的「淨化願望」。

所以就在地獄變大致完成僅差火燄地獄，良秀因為畫不出屏風中間臨死的華貴嬪妃的表情，所以提議以真人來畫——「一輛蒲葵車正從空中掉下來，在車裏華貴的嬪妃在烈火中披散著亂髮，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臉上燻著濛濛的黑煙，緊蹙的眉頭，望著頭頂上的車篷，一手抓住車簾，好像在抵禦暴雨一般落下來的火星」¹⁵，他請求堀川城主「在我眼前用火燒一輛蒲葵車」。握有大權的堀川城主，知道良秀的要求，一

開始是臉色一沉，接著突然哈哈大笑，然後一邊忍住笑，一邊帶一股殺氣答應說：

一輛檳榔毛車，被火燒著，車上一位華貴的女人，穿著嬪妃的服裝，四周包圍著火焰和黑煙，快將燒死這車中的女子……你想像出這樣一個場面，真不愧是本朝第一大畫師，了不起啊，真了不起！¹⁶（下線筆者）

良秀聽到此忽然臉色蒼白，喘息似的哆嗦著嘴唇，身體一軟，忙把雙手撐在地上「感謝大人的鴻恩」。良秀聽到此為何會忽然臉色蒼白，如此反應，事實上，堀川城主已將良秀的要求「車裏華貴的嬪妃」改為「車上一位華貴的女人，穿著嬪妃的服裝」。所以提出要求並被獲准的良秀，此刻已知將有一個女人，會因為他的藝術極限而犧牲，而這一個女人有可能是他的愛女¹⁷。

¹⁶ 同註10，184。

¹⁷ 針對這點奧山峰子提出此時良秀知道女兒確定會死，參見，奧山峰子，〈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論〉，仙台：宮城学院女子大学日本文学会，《日本文学ノト》42(2007.7)：16。新野尾麻里則認為「良秀察覺女兒活著像地獄，救女除了一死之外，別無他法」，參見，新野尾麻里，〈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論-悲劇の結末から見えるもの〉，横浜：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日本文学専攻，《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日文学院紀要》12(2005.3)：9-16。笹渕友一則認為意識良秀到「華貴的女人」可能是自己的閨女，參見，笹渕友一，〈芥川龍之介「地獄變」新釈〉，海老井英次編，《芥川龍之介作品論集成 第2卷 地獄變 歴史・王朝物の世界》，東京：翰林書房，1999.9，96。但筆者認為十七、十八小節中「頓然失色突然跳起，伸出兩臂，奔向車子」找女兒之良秀，可判斷從良秀一開始並不確定城主真會忍心燒死女兒，所以發現被燒的是女兒時，他驚跳起身並伸手跑向女兒。

¹³ 同註10，178-179。

¹⁴ 山口幸裕，〈《地獄變／奉教人の死》—《語り手》という方法〉，富山：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19(1993)：102。

¹⁵ 同註10，183。

爲何以真人畫？除了「沒親眼見過的事物便畫不出來」之外，他爲女兒掉淚之事，不免讓人跟此事聯想，因爲女兒受到非禮時，與他夢見女兒掉到火燄地獄時期是同時期，所以父女兩人都掉淚。良秀擔心夢裡的預告，所以希望以另一個「華貴的女人」來替代他女兒¹⁸。然而此案一出，結果卻讓自己的夢反而成真。

對於良秀要求的火燒「臨死的華貴嬪妃」，堀川城主答應回答良秀時的話變成「華貴的女人，穿著嬪妃的服裝」、「車中的女人」，但執行燒車時——燒良秀之女時卻換成陰鬱的口氣說：「犯罪的宮女」。從「華貴的嬪妃」、「華貴的女人，穿著嬪妃的服裝」、「犯罪的宮女」，變成是良秀與堀川城主對被燒死的女人的不同定義。

「犯罪的宮女」可解釋爲城主想要收良秀女兒爲小妾，然而良秀之女卻不從，而良秀卻偏偏多次要求希望城主還他女兒，導致城主下令燒死良秀閨女之慘劇。女兒變成君主的附屬物，任之物化、棄用，良秀雖然想以「華貴的嬪妃」之計，企圖改變女兒身爲「宮女」但不被燒死的命運，卻也因自己的藝術要求反使女兒被殺害。

4、無法發出聲音的女性及弱勢

良秀閨女雖然受到城主的非禮要求，卻一語不發地不敢張揚，可見閨女身不由己被迫卻不能言說；而同爲城主

屬下的敘述者「我」，雖然親身撞見良秀之女受到城主之非禮，卻是態度「覺得我見到了不該見到的事。我不知再對她說什麼好，覺得這件事不好再過問了」「我是笨蛋，向來除了一目了然的事，都是不能瞭解的。我不知再對她說什麼好，便聽著她心頭急跳的聲音，呆呆地站了一會兒，覺得這件事不好再過問了。」¹⁹「我」這些說詞都是說明「暗事卻不可明說」之事實；且「我」將良秀之女被好色城主非禮收房之事，刻意說成「流言」、「謠言」，這都是說明在城主君權下弱勢女性不可言說的聲音。

「請你放還我的女兒吧！」他就老實不客氣地提出了請求。別的府邸不說，侍奉堀川城主的人，不管你當老子的多麼疼愛，居然請求放還，這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規矩。這位寬宏大量的城主，聽了這個請求，臉色就難看了，沉默了一會兒，低頭瞧著良秀的臉，馬上喝了一聲：“這不行！”站起身來就進去了。這類事有過四五次，後來回想起來，每經一次，城主對良秀的眼光，就一次比一次地冷淡了。和這同時，女兒也可能因擔心父親的際遇，每從殿上下來，常咬著衫袖低聲哭泣。於是，城主愛上良秀女兒的流言也多起來了。其中有人說，畫《地獄變》屏風的事，起因就是女兒不肯順從城主，當然這種事是不會有的。

當我們看來，城主不肯放還良

¹⁸ 渡辺正彦，〈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覺書—その地獄へと回轉する構造—〉，海老井英次編，《芥川龍之介作品論集成 第2卷 地獄變 歴史・王朝物の世界》，東京：翰林書房，1999.9,109-120。

¹⁹ 同註10，179-180。

秀的女兒，倒是爲了愛護她，以爲她去跟那怪老子一起，還不如在府裏過得舒服。本來是對這女子的好意嘛，好色的那種說法，不過是牽強附會，無影無蹤的謠言。(中略)這其間，有一種說法，說是城主要收她上房，她不肯依從。從此以後，大家似乎忘記了她，再也沒人講她閒話了²⁰。

然而，一方面良秀是這樣簡直昏天黑地的專心地畫屏風，一方面他那女兒，不知怎的，漸漸悶悶不樂。一副淚人兒的模樣，連我們都看出來了。多麼淒涼。(中略)起初還有人以爲是因爲掛念父親呀，就是害著相思病呀，下了種種的推測，以後又生出一種流言，說完全是因爲主公要她依從自己的意思，自從有了這流言以來好像大家都忘懷了似的，馬上不談這女孩的事了。²¹

儘管敘述者的「我」刻意良秀受害之事說成「流言」、「謠言」，但對於地獄變屏風由來的傳說，敘述者的「我」將畫中良秀之女還是說成「被地獄的狂風吹起的車簾裏，有一個形似嬪妃、滿身綾羅的宮女」²²，暴露整個良秀女兒受害真實中的曖昧處，此曖昧正是隱涉「不願被收爲嬪妃卻形似嬪妃的宮女」受害故事。

受害被鐵鎖綁住，臨死的良秀閨女在火浴中儘管極度痛苦，卻是「口咬黑

髮，在鐵索中使勁掙紮的身子」，不敢喊出痛苦之聲。相對地替她發出痛苦之聲的是她最親密猴子良秀，「抱住了閨女的肩頭。煙霧裏，發出一聲裂帛的慘叫，接著又是第二聲、第三聲——」²³，這相對的慘叫襯托出閨女的極度忍耐，及不可言喻的「莫名之罪」。

三、權力空間的構造

1. 堀川邑府

堀川邑府本身就是一個掌握權力的地方，城主想占有閨女。但分隔兩處的良秀父女彼此都知道彼此處境不得不如此，所以父親一再要求城主賞還他的女兒，女兒卻也只能無言抵抗哭泣。

2. 融雪山莊

燒死良秀之女的地方，是處座落在京師郊外已無人煙的融雪山莊，此處從前是堀川城主妹妹的住處。荒涼廣大的庭園會有已經去世的城主妹妹，或常有鬼魂出現，穿著鮮紅裙子，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描述，彷彿城主的妹妹是因沉冤而死。且就在此地，沒有月亮，天空漆黑之夜，堀川城主準備燒死良秀之女。「融雪山莊」一詞和燒死閨女時對其皮膚「雪膚」的形容，形成語義上對照，成爲殺害漂亮女人之處。

車子裏捆著一個犯罪的女子，車子一燒，她就皮焦肉爛，化成灰燼，受最後的苦難，一命歸陰。這對於畫屏風，是最好的樣板啊。你得仔細觀看，看她的雪膚花容，在

²⁰ 同註10，159-160。

²¹ 同註10，176-177。

²² 同註10，162。

²³ 同註10，192。

火中焦爛，滿頭青絲，化成一蓬火炬，在空中飛揚。²⁴

燒車現場維護次序的五六個侍從，這些男侍身上掛著大刀，執行被索捆綁在車的良秀之女的火刑。高高在上的堀川城主、拿大刀的高大侍從，相對於良秀之女，形成強弱對比，京都「融雪山莊」變成男性控制女性、肢解女性的空間。

3. 蒲葵車

蒲葵車原本是上流階級達官貴人乘用的車，蒲葵車前面是要駕牛；然而黑暗的車子沒有駕牛，車轆倒向一邊，這是一部不能移動（動搖）的牛車，一切都在權利支配之下準備要被燒的車。這部車是城主特別準備了自己平常做的車。車上的流蘇邊的藍色簾子蒙得密密的，裏面裝的是被用鐵鍊子綁的無法動彈的良秀女兒。原為貴人所坐的蒲葵車，頓時變為束縛女性動彈不得、肢解女性的殺人利器；亦是男性讓女性顯貴卻是無法動彈的控制空間。然而城主卻緊緊咬著嘴唇，不時惡狠狠地笑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這個場景。身坐城主所賜華貴之車、身著城主所賜美麗衣裳，卻在其權力之下動彈不得地被殺，女性受控之慘景在此不過。

放火之前，城主對良秀之言，彷彿是在向多次討回女兒的良秀宣示：您要的藝術我配合給你，所以殺人的是你不是我。但事實上蒲葵車中良秀之女的被捆綁，是「城主所支配的空間，是對拒

絕聽話服從良秀之女的報仇」²⁵。

「良秀，現在依照你的請求，給你觀看放火烧車的場面。」

「好好看吧，這是我日常乘用的車子，你認識吧……現在我準備將車燒毀，使你親眼觀看火焰地獄的景象。」

城主說到這裏，向旁邊的人遞過一個眼色，然後換成陰鬱的口氣說：

「車子裏捆著一個犯罪的女子（中略）這對你畫屏風，是最好的樣板啊。你得仔細觀看……」城主第三次停下嘴來，不知想著什麼，只是搖晃著肩頭，無聲地笑著：

「這種場面幾輩子也難得見到的，好吧，把簾子打開，叫良秀看看車中的女子。」²⁶

4. 屏風上的地獄變

「地獄變相圖」原本是介紹人墮地獄受種種罪報之圖，說明地獄果報全是自作自受，其目的是告訴人們起心動念造作罪業墮地獄之可怕，勸戒人心。然而地獄變構圖乃出自良秀的心中想像，但良秀如此在屏風中間加上「臨死的華貴嬪妃」，這案何來之有？

(1) 良秀的夢與真

良秀因為一場夢，擔心夢裡成真

²⁴ 同註10，188。

²⁵ 新野尾麻里，〈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論--悲劇の結末から見えるもの〉，横浜：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日本文学専攻，《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日文学院紀要》12(2005.3)：14。

²⁶ 同註10，188-189。

女兒掉到火燄地獄，所以希望以「華貴的嬪妃」替代女兒。夢中彷彿預告了良秀接下來閨女會發生不幸之事，也彷彿給良秀畫地獄變時該畫什麼圖的啓示。然而畫不出的痛苦死亡卻是他最後面對的殘酷現實。燒車時，城主說「良秀！現在依照你的請求，給你觀看放火烧車的場面」緊咬著嘴唇，不時惡狠狠地笑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良秀之女被燒。相對心痛的良秀一看到車子綁的是自己疼惜的閨女，「頓然失色突然跳起，伸出兩臂，奔向車子」，那伸出兩臂的雙手可說是要伸去救女兒。

當他茫然奔向車子，望見火焰升起的同時即馬上停腳，但兩臂依然伸向前面，緊緊注視著包捲在火煙中的車子。全身映在紅紅的火光中，連鬍鬚尖都看的一清二楚，睜圓的眼，嚇歪的嘴，臉上索索發抖的肌肉，歷歷如畫地寫出了他心頭的恐怖、悲哀、驚慌，即使在刑場上要砍頭的強盜，即使是拉上閻王殿的十惡不赦的罪魂，也不會有這樣痛苦的臉色。²⁷

良秀面對愛女的死亡，僅能手伸向前面，這一切藉夢救女，卻變成一場無法挽救的災難，他「恐怖、悲哀、驚慌」，深刻地描繪出憐愛愛女卻無力可助之父愛。看到這一切，陰狠的城主僅是緊緊咬著嘴唇，惡狠狠地笑著盯著受他掌控的父女一切。

當日夜陪伴閨女的猴子(良秀)掉入

火海一起死時，這猴子的死彷彿是想保護閨女卻無法做到的良秀替身²⁸，化為夢中良秀乘坐蒲葵車追隨閨女似般。這猴子的軀殼可說是良秀之「虛」殼，但猴心卻是良秀(猿秀)的「真實」之心。夢中乘坐蒲葵車找閨女雖是「虛」夢一場，然猴子良秀乘坐蒲葵車找尋閨女卻是真「實」之境，猴子良秀已以小小屈體代替良秀保護閨女，同乘蒲葵車到地獄去了。

但大家看見這猴只不過一剎那的功夫。一陣像黃金果似的火星，又一次向空中飛騰的時候，猴兒和閨女的身影卻已埋進黑煙深處，再也見不到了。庭院裏只有一輛火燒著的車子，發出哄哄的駭人聲響，在那裏燃燒。不，它已經不是一輛燃燒的車，它已成了一支火柱，直向星空沖去。只有這樣說時，才能說明這駭人的火景。²⁹

當火柱圍吞愛女及日夜陪伴保護女兒的猴子，良秀如落入地獄般的受罪臉上，轉為發出一種神情恍惚的「佛悅」的光，兩臂緊緊抱住胸口，昂然地站著，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見婉轉就死的女兒，只有美麗的烈火、以及美麗死亡的女兒，觀看當前女兒臨終的一切。此刻的良秀可說

²⁸ 關於此論點，宮城提出同樣論點，參見，宮城貴光，〈芥川龍之介『地獄變』の考察—良秀の夢または幻覺と良秀という名前の猿について〉，沖繩：沖繩國際大學文學部國文學科國語教育研究室，《沖繩國際大學語文と教育の研究》2(2001.3)：132。

²⁹ 同註10，192-93。

²⁷ 同註10，191。

是：父愛之心已隨愛女歸去，現僅剩空有畫師之軀殼。他的「佛悅」³⁰之心就是「佛家語，意思是從信仰中得到的內心喜悅」³¹。這「佛悅」表情可解釋為此刻的良秀終於領悟到夢裡的預告——女兒終將如夢般地逝去，而良秀也將追隨女兒，在這淒美而無法改變的命運之下，女兒的美麗之死卻造就了他的藝術。或許就是這種如此淒美之死的藝術，讓他得頓悟——夢如人生，人生如夢之「佛悅」；這場火就是夢中的地獄虛火，但卻是人間煉獄真實之火³²。

奇怪的是這人似乎還十分高興見到自己親閨女臨死的慘痛。不但如此，似乎這時候，他已不是一個凡人，樣子極其威猛，像夢中所見的怒獅……他頭上有一圈圓光，猶如莊嚴的神……心中充滿佛悅的良秀，好像瞻仰開眼大佛一般。天空中，是一片銷魂落魄的大火的怒吼，屹立不動的良秀，竟然是一種莊嚴而歡悅的氣派。³³

親睹女兒、猴子良秀之死，痛感生死別離的良秀，頓時開悟逃離不了的命運，剩下能做的就是完成女兒遺留給他的遺作；同時他也頓悟到這場火、這份藝術是讓父女兩人可以不再受到堀川城主束縛之苦。所以他以莊嚴寧靜、彷彿般地瞻仰如「開眼大佛」般地喜悅，

目送美麗女兒離開人世，以畫師之軀殼及愛女之心讓他完成藝術，之後隨即以父親之死實現完成這命運中注定的一場夢，到地獄找女兒。

(2) 屏風上的構圖

支解良秀閨女的邑公目睹自己的得意策劃，雖然達到目的，但也受到輿論的批評。

這一夜，城主在雪莊火燒車子的事……外人便有不少議論。首先，城主為什麼要燒死良秀的閨女？最多的一種說法，是城主想這女子想不到手，出於對女子的報復。³⁴

在城主身邊伺候的「我」，如上所述，已扭曲良秀之女被城主非禮收房事實，刻意說成「傳說」、「流言」等。對良秀閨女之死的前因後果，她還是扭曲了事實：

可是我從城主口氣中瞭解，好像城主燒車殺人，是作為對屏風畫師怪脾氣的一種懲罰。³⁵

良秀身為本朝第一大畫師，他的畫源自人性中「醜惡的東西」，城主對得不到手之女子如此報復，如此殘忍；城主口中的「燒車殺人，是作為對屏風畫師怪脾氣的一種懲罰。」那僅是借刀殺人的藉口。良秀畫完美麗女兒的臨終之後，隨即自殺，其夢中之景再次實現——他追隨女兒去了。

³⁰ 原文為「法悅」，筆者翻譯為「佛悅」。

³¹ 同註10，191。

³² 同註28，132。

³³ 同註10，193。

³⁴ 同註10，194。

³⁵ 同註10，194。

對於良秀之死，先行研究三行好雄認為良秀是因為藝術至上放棄人性而死，並無道德或良心之問題³⁶。渡辺正彦則認為良秀一開始就計畫好在焚火時，等待奪回其女為目的，然其目的不遂，決定完成畫後預定死亡³⁷。然筆者認為可以解釋良秀因女兒之死而了解他的命運、使命，畫完女兒給他的藝術代價「地獄變」後，才以死了結一切。所以，可說是良秀為了女兒給她的至高藝術，最後才死，且卻始終並無殺女之意；只因預知了女兒的命運，進而企圖想改變愛女之命運。所以屏風所畫，就是一位父親親眼目睹權力者想得女兒（作為嬪妃），卻不願放手愛女的痛苦寫照。

除了完成女兒遺留的無價藝術，這地獄變可說是刻意描繪給掌控父女之愛的堀川以及世人看。因為堀川藉由良秀藝術之筆殺其女，懲罰良秀父女兩人。藝術之筆成為支解良秀之女的工具，而屏風卻是留下人間之苦的寫照；美麗的「華貴的嬪妃」何罪之有，只因源自「華貴」兩字，因華貴並非原該女子之有，而是被賦予的、穿上去的。所以屏風中間「從空中掉下來，在車裏華貴的嬪妃在烈火中披散著亂髮，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彷彿告訴「罪人」何來之有，而是從空中「空有」掉下之物，良秀畫下了城主主導的空有之「罪」。

被地獄的狂風吹起的車簾裏，有一個形似嬪妃、滿身綾羅的宮女，在火焰中披散著長髮，扭歪了雪白的脖子，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³⁸

敘述者形容屏風畫被燒死的良秀之女畫像「形似嬪妃、滿身綾羅的宮女」，此已說明良秀之女活生生的遭遇。或許這就是良秀想要完成這幅畫，把真相留給人世之堅持，告訴世人屏風中的畫雖是一幅畫，但卻是一個真實故事³⁹。最後良秀選擇縊死在「空中」，這可說是與女兒屏風地獄變的「空有之死」「墜死空中」相隨；一場「空來之獄」使父女墜入「真實的人生地獄」，女兒是在地獄變相圖中有形的繪畫記載；而良秀與其整個被迫至死之故事，則是需由敘述者口傳之無形記載，告訴世人。

四、結論

女兒的犧牲換得良秀他最高的藝術，良秀之女不肯服侍堀川城主，良秀也屢次以佳作企圖換回女兒，然而城主卻藉此藝術之筆殺了良秀之女，也瓦解良秀救女的念頭，藝術之筆變成犯罪之筆，但也成了紀錄犯罪之筆；對良秀而言，這支筆也成了一位無法挽救女兒

³⁸ 同註10，162。

³⁹ 關於此點，山口幸祐認為「良秀地獄變中描寫祈求救濟，且畫出父女倆不近情理的生與死」。參見，山口幸裕，〈《地獄變／奉教人の死》－〈語り手〉という方法〉，富山：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19(1993)：104。

³⁶ 同註1，96。

³⁷ 渡辺正彦，〈地獄變〉，《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特集＝芥川龍之介作品の世界》，東京：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0.11，61-62。

命運的「父權」之筆，因為「君權」、「父權」終由「君權」支配。然而因良秀之死，結束這場「君權」「父權」之爭；僅留下「藝術之最」、「藝術之罪」的屏風畫。

屏風的用途，原是遮住後面無法讓人看到的一切行爲，然而屏風畫正中間卻是畫下肢解女性「空有」之罪的特寫，這不正是諷刺「君權」之下藝術作品？屏風畫的王公貴族、宮殿人、仕女、和尚、文官、武士、女童都有犯罪之可能，然而「空來」之罪，卻並非地獄罪人因罪墜入地獄；真正的犯罪者是在屏風之後——掘川城主，他藉由權利掌控無辜的女性，使其不敢發聲控訴其惡行，所以屏風的空間不再是單純的藝術「虛幻」空間，而是支解女性的「真實」記錄。

從這屏風構圖空間的「虛／實」、「表／裡」推演整個故事的佈局，從良秀父女關係之「真」，到猴子良秀與閨女父女關係「虛有」之置換；從良秀一場「虛」夢到成「真」；從崛川城主藉由命令到借刀殺人懲罰之「實」；從良秀之女並非「華貴的嬪妃」，卻得承受燒死之「實」；從「空有」之罪到始作俑者背後之「真正」的罪行；以及敘述者話語「虛／實」的操弄，不難看出整篇故事在於描繪「虛／實」「表／裡」之藝術，更藉由屏風地獄變之完成，表達了整個屏風中藝術空間想要表達主權相爭最終的極致及結果。這就是呼應芥川在給小島政二的書信中提到「表／裡」，「公開的說明／背地的說明」的藝術理念。同時筆者認為這也呼應了良

秀畫中「醜惡的東西」（表面）是源自人性(裡)之惡，因為屏風極致藝術的完成中，才有良秀所謂的「藝術中的醜惡之美」(表)，以及現實與夢幻的「虛／實」之美，這就是〈地獄變〉作品及屏風地獄變想要傳達的藝術之美。

參考文獻

一、中文

上野千鶴子著，劉靜貞、洪金珠譯，《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台北市：時報文化，1997。
芥川龍之介，樓適夷譯，〈地獄變〉，2010年6月6日讀取〈<http://www.millionbook.net/wg/j/jiechuanlongzhijie/000/009.htm>〉。

二、日文

秋山 公男。〈地獄變--背徳の美と殉死〉。仙台：日本文芸研究会。《文芸研究》151(2001.3): 60-71。
芥川龍之介。〈大正七年六月十八日付小島政二郎宛書簡〉。《芥川龍之介全集》18，東京：岩波書店，1997.4，219-220。
——。〈地獄變〉。《芥川龍之介全集》2。東京：ちくま文庫。2006，147-196。
奧野政元。〈至上主義の「地獄變」〉。《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翰林書房，1993.9。
奧山 峰子。〈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論〉。仙台：宮城学院女子大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学ノート》42(2007.7): 1-20。
佐々木雅發。〈「地獄變」幻想——芸術の欺瞞〉。《芥川龍之介 文学空間》。東京：翰林書房，2003，34-92。
笹渕友一。〈芥川龍之介「地獄變」新

積)。海老井英次編。《芥川龍之介作品論集成 第2卷 地獄変 歴史・王朝物の世界》。東京：翰林書房，1999.9，87-108。

瀬地山角。〈家父長制をめぐる〉。江原由美子編。《フェミニズム論争——七〇年代から九〇年代へ》。東京：勁草書房，1990。

新野尾麻里。〈芥川龍之介「地獄変」論--悲劇の結末から見えるもの〉。横浜：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日本文学専攻。《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日文大学院紀要》12(2005.3)：9-16。

宮城貴光，〈芥川龍之介『地獄変』の考察——良秀の夢または幻覚と良秀という名前の猿について〉，沖縄：沖縄国際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国語教育研究室，《沖縄国際大学語文と教育の研究》2(2001.3)：129-134。

三好行雄。〈地獄変〉。《芥川龍之介論》。東京：筑摩書房，1976.9。

山口幸裕，〈《地獄変／奉教人の死》—〈語り手〉という方法〉，富山：富山大学人文学部，《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19(1993)：91-108。

山崎甲一。〈《地獄変》の由来--父と娘二人の共同制作〉。東京：東洋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研究室。《文学論藻》70(1996.3)：118-154。

渡辺正彦。〈地獄変〉。《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特集=芥川龍之介作品の世界》。東京：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0.11，59-63。

——渡辺正彦。〈芥川龍之介「地獄変」覚書—その地獄へと回転する構造—〉。

海老井英次編。《芥川龍之介作品論

集成 第2卷 地獄変 歴史・王朝物の世界》。東京：翰林書房，1999.9，88-108。

The Sovereignty and Space in Akutagwa Ryunosuke's Jigokuhen

Wang Hsiu-Hsien

Lecture of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Studies, M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Why does Lord Horikawa made Yoshihide draw jigoku? Antecednet studies have had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it and Yoshihide's ecstasy of witnessing burning her daughter.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ain the work in terms of the “hollowness” vs. “realness” and “surface” vs. “internality” . In the composition of jigokuhen,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ord Horikawa and Yoshihide on Yoshihide's daughter,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1. Yoshihide's intention to change the fate of his daughter as a “maid” into a “noble concubine” lead to the slaughter of his daughter.
2. Lord Horikawa shattered Yoshihide's thought to save his daughter with his “pen of art” , which later became “pen of crime” . Yoshihide left jigokuhen as “the ultimate art” as well as “crime of art” .
3. A screen originally made to keep people from seeing the inside was no more an “illusory” art form but a “real” art because of the drawing of a woman's “illusory sin” . This is an ironic art work of “monarchial power” .
4. The “superficial ugly stuff” in Yoshihide's drawing originated from the evil of human “internality” while only jigokuhen, the ultimate art performance of screens, can present the beauty of art and evil of human in one, which is the beauty of ugliness, and the beauty between “illusion” and “realness” in art.

Keywords : Jigokuhen; Akutagwa Ryunosuke; space; Sovereignty; Gejyutushijyoushugi